

· 人物 ·

一代巨匠，为世人留下什么？

——读《宇宙秘密》，忆阿西莫夫

卞毓麟

有多少外国作家，其作品之中译本竟达近百种之多？须知：这并非百篇文章，而是近百种书；亦非一书多译，而是上百本不同的书！笔者寡闻，如斯者仅知一人：艾萨克·阿西莫夫。

阿西莫夫的作品可分为非小说类和小说类两大部分，其非小说类作品包含科学总论 24 种、数学 7 种、天文学 68 种、地球科学 11 种、化学和生物化学 16 种、物理学 22 种、生物学 17 种、科学随笔集 40 种、科幻随笔集 2 种、历史 19 种、有关《圣经》的 7 种、文学 10 种、幽默与讽刺 9 种、自传 3 卷、其他 14 种，小说类作品包含科学幻想小说 38 部、探案小说 2 部、短篇科幻和短篇故事集 33 种、短篇奇幻故事集 1 种、短篇探案故事集 9 种、主编科幻故事集 118 种。上述统计数据源自其最后一卷自传所附书目，其大宗作品水准之高实在令人惊愕。

30 年前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阿西莫夫的名字迅速地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知。而时下在我国，这位科普巨匠似已为人淡忘。这，真是一种悲哀。

一篇著名讣文

1992 年 4 月 7 日，美国化学学会正在旧金山举行会议，当一位发言者出示一份报道阿西莫夫逝世的报纸时，会场气氛骤变，人们怅然

若失……

阿西莫夫去世后，当年 5 月 14 日，英国权威性的科学刊物《自然》（*Nature*）刊出了美国著名天文学家、世界一流的科普大师卡尔·萨根（Carl Sagan, 1934–1996）所写的讣文。2002 年，为纪念阿西莫夫逝世 10 周年，我将此文译出，发表在 4 月 3 日的《文汇报》上。有鉴于其特殊价值，兹照录全文如下：

艾萨克·阿西莫夫，这个时代的伟大阐释者，于 4 月 6 日去世，享年 72 岁。

阿西莫夫在十月革命后不久生于俄罗斯，双亲是犹太人（虽然他本人猜想阿西莫夫这个姓有可能是伊斯兰教的，源自乌兹别克，意为哈西姆之子），3 岁时随全家移居布鲁克林。他童年时代的生活围着他父亲的糖果店转，在那里他学会了阅读货架上的杂志，开始接触科学幻想故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化学教授，是《生物化学和人体新陈代谢》这部教材的作者之一。但是，他却因为在科幻和科普方面的工作而变得举世闻名。

亦如赫胥黎那样，深厚的民主精神驱使阿西莫夫热衷于与公众交谈科学。他仿照克列孟梭的那句名言说道：“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学家来操

收稿日期：2009-10-12

作者简介：卞毓麟，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顾问、编审；Email: bianyulin1943@163.com。

劳。”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究竟有多少第一线的科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也无法知晓有多少普通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事业寄予同情。人工智能的先驱者之一明斯基最初就是为阿西莫夫的机器人故事所触动而深入其道的——阿西莫夫的这些故事一反先前流行的机器人必邪恶的观念（此类观念可追溯到《弗兰肯斯坦》），而构想了人与机器人的伙伴关系。正当科幻小说主要在谈论战争和冒险的时候，阿西莫夫则把主题引向了解决令人困惑的难题，他用故事向人们传授科学和思维。

他的大量言辞和思想已经深深潜入科学文化——例如，他把太阳系描述为“4颗行星加上许多碎片”，还有把土星光环中的巨大冰块运往火星上贫瘠干旱的荒原的想法。

他的著作多得惊人——接近500本书，遣词造句极有特色，总是那么平易浅显，直截了当。美国科幻作家协会把他的《黄昏》选为“有史以来”最佳的短篇科幻故事。他荣获了美国化学学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的褒奖，并接受了十多个荣誉学位。他的兴趣不仅仅限于科学：他的传世之作包括《莎士比亚指南》、《〈圣经〉指南》以及对于拜伦《唐璜》的大部头评注。他精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而受到启发，创作了叙述一个银河帝国之衰亡的《基地》系列小说，其主要论题是随着黑暗时代压顶而至，如何尽力使科学保存下来。

阿西莫夫大胆地为科学和理性说话，反对伪科学和迷信。他是“声称超自然现象科学考察委员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主席。他不怕抨击美国政府，并大力主张稳定世界人口的增长。

作为一个出身贫寒，而又终身爱好写作和阐释的人，阿西莫夫觉得自己度过了成功而幸福的一生。他在自己最后的某一本书中写道：“我的一生即将走完，我并不真的指望再活多久了。”然而，他又接着说，他对自己的妻子、精神病学家珍妮特·杰普森的爱，以及妻子对他的爱在支撑着他。“这是美好的一生，我对它很满意。所以，请不要为我担心。”

我并不为他担心，而是为我们其余的人担心，我们身边再也没有艾萨克·阿西莫夫来激励年轻人奋发学习和投身科学了。

卡尔·萨根

人生舞台

在阿西莫夫生前和死后，我写过不少介绍其人和研讨其作品的文章，并曾翻译出版过他的多部科普著作。我觉得，他的三卷自传非常值得一读，而且也不难读懂。

头两卷自传一共写了64万个英文单词，如果译成中文，足有140万字。它们严格按时间先后叙述，尽量描摹确凿的真实生活，着重探讨落到自己身上的事件本身，相对少谈内心的想法和反应，而且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不作任何预测。阿西莫夫认为，这样就有一种真实感，可以避免过多的主观性，而且似乎并没有其他人如此明确地尝试用此种方式来写自传。

阿西莫夫将第一卷自传取名为《记忆犹新》（*In Memory Yet Green*），于1979年出版；第二卷称为《欢乐依旧》（*In Joy Still Felt*），1980年出版。它们受欢迎的程度，大大超乎作者本人的想象。

1990年初，阿西莫夫病重。在住院期间，他用125天的时间完成了第三卷自传。再过不到两年，作者便与世长辞了。但是，差不多又过了两年，此书方始付梓，名为《我，阿西莫夫》（*I, Asimov*）。2002年阿西莫夫辞世10周年之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译

本，书名定为《人生舞台——阿西莫夫自传》，译者是黄群、许关强，字数53万。

《人生舞台》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它并非前两卷的续集，写法也与前两卷迥异。它不再拘泥于时间顺序，而是沿着作者的思绪，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将作者本人的家庭、童年、学校、成长、恋爱、婚姻、成就、挫折、亲朋、对手，乃至他对写作、道德、友谊、生死等重大问题的见解一一娓娓道来。全书写得坦诚率真，读后不仅能使人了解阿西莫夫这位奇才辉煌的一生，而且有利于更深刻地领悟人生的真谛。

顺便说一句，1998年4月，我辞别自己从事科研30余年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南下加盟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专事科普出版，并任版权部主任。2000年9月，我们取得这部自传中文简体字的版权，后来我又成了该中文版的责任编辑。这实在是一桩美妙的往事。

“平板玻璃”

《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是阿西莫夫40本科学随笔集之一。这些随笔，充分体现了他执著终身的写作理念。阿西莫夫推崇非常平实，甚至是口语式的文风。有些批评家将此说成“没有风格”，他的回应则是：“如果谁认为简明扼要、不装腔作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建议他来试试看。”在《人生舞台》中，阿西莫夫对写作风格作了更清晰的诠释。他说：

有的作品就像你在有色玻璃橱窗里见到的镶嵌玻璃。这种玻璃橱窗很美丽，在光照下色彩斑斓，却无法看透它们。同样，有的诗作很美丽，很容易打动人，但是如果你真想要弄明白怎么回事的话，这类作品可能很晦涩，很难懂。

至于说平板玻璃，它本身并不美丽。理想的平板玻璃，根本看不见它，却可以透过它看见外面发生的事。这相当于直白朴素、不加修饰的作品。理想的状况是，阅读这种作品甚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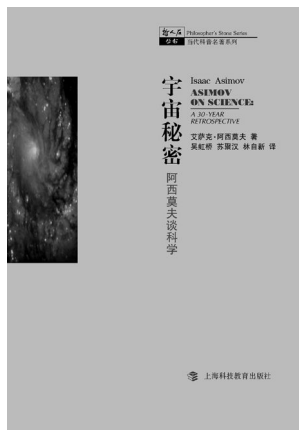
觉得是在阅读，理念和事件似乎只是从作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中间全无遮拦。

写诗一般的作品非常难，要写得很清楚也一样艰难。事实上，也许写得明晰比写得华美更加困难。我还是用我的镶嵌玻璃和平板玻璃的比喻来说明。

镶嵌玻璃所用的彩色玻璃据信自古以来就有。然而要把玻璃里的色彩去除，已证明是项很困难的工作，这个问题直到17世纪才解决。平板玻璃相对来说是比较近代的发明，是威尼斯玻璃制造工艺的重大胜利，这种工艺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保密的。

在写作上也一样。从前，实际上所有的作品全都很华丽，修饰过度。比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甚至狄更斯（维多利亚时代最出色的作家）的小说。在某些作家的作品中，写作风格变得平实明晰只是比较近期的事。

但是，怎样才能写得明晰呢？我不知道。我想首先必须头脑清晰，思路有条不紊，必须运用熟练的技巧梳理思绪，明确地知道你想说些什么。除此以外，我就无可奉告了。



《宇宙秘密——阿西莫夫谈科学》封面

阿西莫夫的作品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我想，最根本的一点，大概正在于他所谈论的一切，全能毫无遮拦地从作

者的心头流淌到读者的心田。

欣赏科学

阿西莫夫对普及科学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和十分强烈的责任感。他在力作《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中有一番很精彩的议论：

有关科学家学术成果的出版物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过，但外行人也越来越看不懂。这是阻碍科学进步的一大障碍，因为科学知识的基本进展通常是来自各种不同专业知识的融合。更严重的是，如今科学家已经越来越远离非科学家……科学是不可理解的魔术，只有少数与众不同的人才成为科学家，这种错觉使许多年轻人对科学敬而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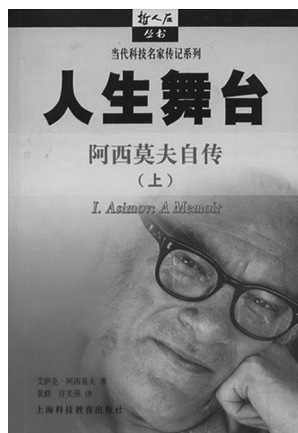
但是，现代科学不需要对非科学家如此神秘，只要科学家担负起交流的责任，把自己那一行的东西尽可能简明并尽可能多地加以解释，而非科学家也乐于洗耳恭听，那么两者之间的鸿沟或许可以就此消除。要能满意地欣赏一门科学的进展，并不非得对科学有完全了解。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自己必须能够写一部伟大的作品；要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自己必须能够作一部同样的交响曲。同样地，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果，也不一定要具备科学创造的能力。

处于现代社会的人，如果一点也不知道科学发展的情形，一定会觉得不安，感到没有能力判断问题的性质和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且，对于宏伟的科学有初步的了解，可以使人们获得巨大的美的满足，使年轻人受到鼓舞，实现求知的欲望，并对人类智慧的潜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想借此

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对于科学，阿西莫夫还有一些新颖独到的想法，这在《宇宙秘密》一书中不乏其例。另一个有趣的例子见诸《人生舞台》，它与“分形理论”有关。分形理论最初是由法裔美国数学家曼德勃罗(Benoit Mandelbrot)详细提出的。它们是一组迷人的曲线，可以既不是一维的，也不是二维的，而（比如说）是1.5维的。具有分数维，就是它们被称作“分形”的原因。这种曲线就复杂性而言可以说是无限的，其每一个小部分——不论多么小，都像整体一样复杂。



《人生舞台》封面

有一次，阿西莫夫的一位朋友提出：“科学是不是能解释一切事物？我们是否能决定它能够还是不能够？”

“我肯定科学不能解释一切，我可以告诉你理由。”阿西莫夫回答。

理由呢？他接着说：“我相信科学知识具有分形的性质，不论我们了解多少，不论还剩下多少，不论它看上去有多少，它始终像刚开始时的整体那样，无限复杂。我认为，那就是宇宙的秘密。”当时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有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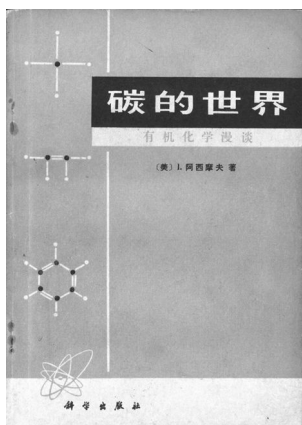
许多人都见过演示分形的程序。它开始是一个心形的图像，周围有一些小小的附属图形，它在屏幕上一点点变大，一个小小的附属图形在中间渐渐变大，直到它充斥整个屏幕，可以看见它周围也有许多小的附属图形，它慢慢变大时周围又有其他小的附属图形。

阿西莫夫说：“这个效果是慢慢地沉入一个复杂的图形，它始终是复杂的。我看着这没完没了的一层层展开，它绝对催眠。我想那就像科学探索一样，不断地解开复杂事物的一层又一层——永无止境。”

这想法既有意境，又有情趣。至于它究竟是否正确？我不想作武断的评论。

从阅读到晤面

30多年前，阿西莫夫的作品有了第一个中译本：《碳的世界》。它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两位前辈译者甘子玉和林自新用了一个笔名：郁新。这本不足10万字的小册子，令我由衷地钦佩作者，同时也深深地佩服译者。



《碳的世界》封面

20世纪80年代伊始，我与黄群合作，首次译完一部阿西莫夫著作《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在“译者前言”中，我曾写道：“阅读和翻译阿西莫夫的作品，可以说都是一种享受。然而，译事无止境，我们常因译作难与作者固有的风格形神兼似而为苦。”在日后更多的翻译实践中，此种感受有增无已。诚然，译作之优劣取决于译者的外语、汉语和专业知识功底，但尤其重要的是译者所花的力气。工夫下够了，就不太容易出现“门修斯”、“常凯申”或者“赫尔珍”了。杨绛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说：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
 “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

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有许多时间看书”云云。

这实在是今天的译者应该好好学习的。

《宇宙秘密》一书的翻译，堪称难能可贵。几位译者原本就谙熟此道，翻译过程中殚精竭虑，相互校核，完工后又请热爱并熟悉阿西莫夫作品的尹传红先生细细检阅一遍，结果打了个漂亮仗。此仗究竟胜在何处？看来，最关键的还是那两个字——认真；或者说，既对作者负责，也对读者负责！

遥想30多年前，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引进国外优秀科普作品开始大步前进。笔者在勉力研读、翻译阿西莫夫作品之际，渐感应当与其本人取得联系，并于1983年5月7日发出了致这位作家的第一封信：

……我读了您的许多书，并且非常喜欢它们，我（和我的朋友们）已将您的某些书译为中文。三天前，我将其中的三本（以及我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航寄给您。它们是《走向宇宙的尽头》、《洞察宇宙的眼睛》和《太空中有智慧生物吗？》；我自己的小册子则是《星星离我们多远》……

5月12日，他复了一封非常清晰明了的短信：

非常感谢惠赠拙著中译本的美意，也非常感谢见赐您本人的书。我真希望我能阅读中文，那样我就能获得用你们古老的语言讲我的话的感受了。

我伤感的另一件事是，由于我不外出旅行，所以我永远不会看见您的国家；但是，获悉我的书到了中国，那至少是很愉快的。

1988年8月13日，我与阿西莫夫本人晤面的愿望成为现实。其详情可参见拙文《在阿西莫夫家做客》（已作为附录收入《人生舞台》一书）。



卞毓麟与阿西莫夫夫妇摄于阿西莫夫家中
(1988年8月13日)

写作如同呼吸

早先，阿西莫夫在完成头 99 本书之后，曾从其中的许多作品各选一个片断，分类编排，并辅以繁简不等的说明，由此辑成一部新书，这便是他的《作品第 100 号》，书末附有这 100 本书的序号、书名、出版者和出版年份。后来出版的《作品第 200 号》和《作品第 300 号》格局与此相仿，书末分别附有其第二个和第三个 100 本书的目录。我在 1988 年 8 月与阿西莫夫晤面时，他已收到刚出版的第 394 本书。按惯例，不久就应该出现一本《作品第 400 号》了。我也确曾函询阿西莫夫关于《作品第 400 号》的情况。出乎始料的是，他在 1989 年 10 月 30 日的回信中写了这么一段话：“事情恐怕业已明朗，永远也不会有《作品第 400 号》这么一本书了。对于我来说，第 400 本书实在来

得太快，以致还来不及干点什么就已经过去了”，“也许，时机到来时，我将尝试完成《作品第 500 号》（或许将是在 1992 年初，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一直在期待着《作品第 500 号》问世，它将会按时间先后列出阿西莫夫的第 301 本到第 500 本书的详目。1991 年岁末，我给他寄圣诞贺卡时还提及此事，然而未获回音。这使我隐约觉得：“或许有什么事情不太妙了？”哎，为什么他要说“如果我还活着的话”呢？

早在 1985 年，法国《解放》杂志出版了一部题为《您为什么写作》的专集，收有各国顶级名作家 400 人的笔答。阿西莫夫的回答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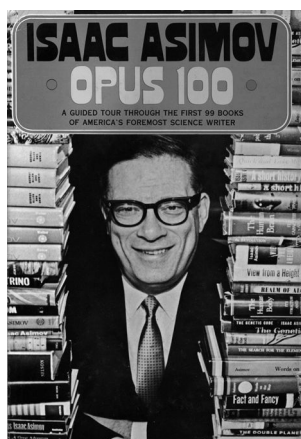
我写作的原因，如同呼吸一样；

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死去。

是的，活着时他从未停止写作，而当丧失写作能力的时候，他死了。根据他本人的意愿，遗体火化，未举行葬礼。他未能为世人留下他的《作品第 500 号》，但是他留下了真、善、美：关注社会公众的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的热情，脚踏实地的处世作风，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

阿西莫夫的作品，令人常读而常新。有人说，他“一生中只想做一件事，并且极为出色地学会了它：他教会自己写作，并用自己的写作使全世界的读者深受教益、共享欢乐”。诚哉斯言，一辈子真正做好一件事是多么不容易啊！

世界各地仍然在哀悼、怀念艾萨克·阿西莫夫，追忆他对人类文化、对传播科学知识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再过几十天，就是 2010 年 1 月 2 日——阿西莫夫的 90 诞辰。中文版的《宇宙秘密》的面世，不正是对逝者极好的纪念吗！



《作品 100》英文版封面